


LA NUIT DU SERAIL

宫廷 秘闻

【法】米歇尔·德·格莱斯 著

潘丽珍 江浚波 译

潘丽珍 校



美丽的法国少女埃梅被命运带到神秘的土耳其官闈，以惊人的美貌征服了两代苏丹，并扶助自己的养子即位，竭尽全力帮助年轻的君主挫败了篡夺皇位的阴谋。本书淋漓尽致地展现了神秘而奇异的宫廷生活，惊心动魄的官闈之争，马提尼克岛的旖旎风光，痴心男女的笃意恋情……。情节曲折生动，高潮叠起，将使您乐读不倦，回味无穷。

宫廷秘闻

【法】米歇尔·德·格莱斯 著

潘丽珍 江波波 译

潘丽珍 校

La nuit du sérail

Michel de Grèce

本文根据法国folio出版社1984年版本译出

宫廷秘闻

(原名《宫廷夜幕》)

【法】 米歇尔·德·格莱斯

潘丽珍 江浚波 译

潘丽珍 校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淮海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13.5 插页 2 字数 289,000

1987年5月第1版 1987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350 册

书号: 10100·888 定价: 2.40 元

责任编辑 严胜男

前 言

《宫廷秘闻》是一九八四年出版的一部历史小说。作者米歇尔·德·格莱斯是一位活跃于当今法国文坛的作家，擅长写历史小说，先后出版过《历史啊，我的姐妹，你难道没有预见未来》、《当拿破仑使欧洲胆战心惊时》、《路易十四，太阳的阴面》等著作，曾获一九七〇年卡泽文学奖。

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是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这个时代造就了歌德、雨果、巴尔扎克、普希金、果戈里等文学巨子，给世人留下了举不胜举的不朽之作。但以这个时期的奥斯曼帝国为背景，以土耳其宫廷生活为题材的作品却并不多见。本书恰可补此缺漏，将读者带向一个神秘而新奇的世界。

主人公埃梅·迪比克·德·里弗里是一个美貌绝伦、聪颖无比而又富有个性和牺牲精神的女性。她一生的经历坎坷、曲折，富有传奇色彩。埃梅出身于法属马提尼克岛的一个法国贵族家庭，十二岁赴法就读，三年后返乡途中在海上遇难，继又为海盗俘虏。她因年少貌美而免遭厄运，最后被阿尔及尔总督作为上乘“礼品”进贡给土耳其苏丹。

埃梅十五岁进宫，四十三岁因肺病与世长辞，在土耳其苏丹的后宫度过了漫长的岁月。她先是年迈的阿布杜勒·哈米德苏丹的宠妃，继为谢里姆三世的情侣。她辅佐谢里姆治理国家，推行改革，力图振兴日益衰落的奥斯曼帝国，在宫廷角逐和国际斗争的惊涛骇浪中与谢里姆苏丹同舟共济，成为

谢里姆事必相商的助手。进宫当年，在老苏丹的一名皇妃猝然病故之后，埃梅就成了皇子马赫穆德的养母。她与马赫穆德虽然年龄相差甚微，但母子之情甚笃。马赫穆德即位后，作为养母的埃梅理所当然地荣升为皇太后。其间，她呕心沥血，运筹帷幄，帮助年轻的君主粉碎了拿破仑觊觎土耳其领土的野心，挫败了野心家篡夺皇位的阴谋。正是由于埃梅不仅具有天姿国色，而且具有聪颖、机敏的气质、坚定、正直的品格，勇于献身的精神，才使得这个远离故土、孤立无援的女子能够在危机四伏的苏丹后宫身历三皇而恩宠不衰。

埃梅的一生亦祸亦福，亦乐亦忧。她从海上遇难而至权力之巅，饱尝了爱情的甜蜜，也体味了寂寞的孤苦；享尽了物质生活的奢华，也闻够了各种争斗的血腥。她的一生历尽艰辛，多次死里逃生。她心甘情愿为她所爱的人奉献一切，至死也没能够恢复自己的真名实姓，而作为土耳其的皇太后永远埋葬在异国他乡。

埃梅的形象不是完美无缺的。她坦荡、宽容和刚正，但又软弱、嫉妒和好弄权术。为了维护自己，她曾广设耳目，也曾投毒害人。然而惟其如此，埃梅的形象才不使人觉得是飘荡在天国里的清心寡欲的圣母，而是存在于现实世界中的有血有肉的女性。

这部小说将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与主人公的生活、命运巧妙地融合在一起。书中的拿破仑、约瑟芬、叶卡捷琳娜、阿布杜勒·哈密德、谢里姆、马赫穆德等等，历史上都确有其人；法国革命、土俄战争、新军骚乱、苏丹逊位等等，历史上都确有其事。小说中，一些大名鼎鼎的历史人物，埃梅不但与之相识，而且同台行止；那些载入史册的历史事件，埃梅不但耳闻目睹，

而且参与其中。读者展卷寻踪，似乎不是在读小说，而是在读一位历史人物的传记，自然兴味盎然，其乐无穷。

小说构思精巧严密，情节曲折生动，安排张弛相宜，叙述错落有致。作者有很强的驾驭题材的能力，国际斗争与宫廷角逐有机联结，刀光剑影与蜜意柔情巧妙穿插……使人乐读不疲。

本书用回忆手法写成，笔法细腻，刻画真切。马提尼克岛的旖旎风光，法国南特与巴黎的风土人情，海上遇难的惊险、悲壮的场面，土耳其民族古朴的生活画面，国际政治的风云变幻，宫廷斗争的错综复杂，乃至痴心男女的笃意恋情，都表现得淋漓尽致、栩栩如生。读来如身临其境，令人久久难忘。

江景志

一九八六年九月

目 录

前 言

第一部	从马提尼克岛到君士坦丁堡.....	(1)
第二部	阿布杜勒·哈密德一世.....	(67)
第三部	谢里姆.....	(161)
第四部	政治与动乱.....	(250)
第五部	皇太后.....	(367)
尾 声	(422)

第一部

从马提尼克岛到君士坦丁堡

一

我在后宫深居多年，但比较起来，我更喜欢这座新宫殿。从今以后，它就属于我了。在后宫，一桩桩痛苦而悲伤的往事使我感到窒息。而这里，充足的阳光从四面八方照进宫内。从这儿我望不见君士坦丁堡，然而它却近在咫尺。啊！君士坦丁堡，它记载着历史，铭刻着我的过去！从窗口我凝望这百花吐艳的花园，园中一片寂静；我看见海边的大理石平台，一条帆船神态威严地在波斯普鲁斯海峡上滑行，一叶叶轻舟在海峡上游动。外面已经春意盎然——这是一八一六年的春天，然而我的心，我的身体，却依然被严冬笼罩。我的希腊医生向我隐瞒了真情，但是我心里明白，我活不了几个月了。虽然我只有四十三岁，可是，在被肺病夺走性命的人中间，比我年轻的大有人在。

我要赶在死亡的大门向我敞开之前，把我一生的经历写下来。我伏在那只用金子和玛瑙镶制而成的文具盒上——这是我心爱的人从前给我的馈赠——不停地写，身边堆满了我过去的日记本，它们将帮助我撰写回忆录。

现在，我的故里马提尼克岛已随时间而漂走了，残留在我脑海中的记忆已寥寥无几。我常常把这些记忆当作首饰盒中的珍宝，怀着对过去的思念，把它们一颗一颗地取出来凝思冥想。

一七八一年七月，马提尼克岛已进入伏天，纹风不起。平静的海面，宛若一只巨大的银盘，映衬着铅灰色的天空。洛瓦尔堡附近的海湾上空水汽弥漫，这是从沼泽地里蒸发出来的污浊的水汽。极目远望，只见一块块甘蔗田，一片片咖啡园，却看不到一个生灵。骄阳似火，烤得人难以忍受，无论白人还是黑人，全都躲在砖房和茅屋里，尽可能地打会儿瞌睡。整个岛屿就象中了魔似的，静止了，被压垮了，直挺挺地躺在那里。

是你，约瑟芬，我的表姐，专门选择了这样的日子，这样的时辰。因为在你看来，午睡时分最能掩人耳目，能使我们的冒险行动得以成功。真的，正象你预见的那样，我们成功了。我们偷偷地下了床，溜出了沉睡的家园，在树木的掩蔽下走远了，没有碰到一个人影。因此，我们再不用担心被人发现，也不会有什么东西来打搅我们。只有偶尔从草莽中发出的窸窣声吓得我们心突突地乱跳。那是我们的脚步声惊动了一条蛇或一只啮齿动物。

但是，我害怕，我热，我想回家去。可是，约瑟芬，你全然不顾我的抱怨和犹豫。你想预知你的未来，为此，你决定去向厄菲米亚·达维求教。

厄菲米亚·达维，真是个魔鬼！只要知道事情的开端，她便能洞晓它的结局。她那条魔舌能预言未来，传达命运的意志。在这方面，没有人能与她争辉媲美！

她的名字在岛上家喻户晓。据说她是一个爱尔兰水手的女儿。这个爱尔兰人在一天晚上，行酒纵乐，奸污了一名黑奴。白人种植园主一听到达维的名字便耸肩皱眉，装出一副不屑一提的神气，可私下里却少不了给她点小恩小惠。说不定她真有什么超人的本领，真能向人们施展巫术！至于黑人，一提起她便心里打颤。他们常用她的名字来吓唬对方，似乎她是夜间化作狼的妖精：“当心点，萨姆迪男爵的女儿，那个魔鬼的女儿会来把你叼走的。……”

我冒着下午的炎炎赤日，跟着你向厄菲米亚·达维家走去。不过，这纯粹是为了让你高兴，约瑟芬，因为这种冒险行动使我胆战心惊，我才八岁呀！

我们走进种植园，迟疑了一会儿，才决心穿过沙土路，钻进覆盖着硕大的孤挺花、被称作“老鼠牙”的地方。传说这里毒蛇麋集。这些毒蛇体型小，头扁平，呈灰褐色，谁要是被它们咬上一口，便会即刻丧命。灌木丛中稍有一点动静和响声，我们就吓得毛骨悚然。可你绝不是那种知难而退的女孩子，你太想知道你和那位频频向你暗送秋波的英国青年的爱情会有怎样的结果了。

我们始终走在簇叶密织的天幕下，里面的热气散发不出去，仿佛变成了可以触感到的固体物质，我们每走一步都非常艰难。在这生命停止的时刻，在“老鼠牙”这个地方，斑鸠和鸚鵡已销声匿迹。万象俱息，万籁俱寂。我们继续往前走着。蓦地，从这死一般的寂静中，从这世界末日的空幻中，飘来一阵低低的说话声。声音始而模模糊糊，继而逐渐清晰，越来越大，最后变成了合唱声。在最后一片树丛和杂草的拐角处，我们猛然发现了厄菲米亚·达维的窝棚。这座用木头和麦秆建成的、

几经修补而破烂不堪的茅屋，掩藏在茂盛的鸡蛋花丛中。从茅屋中不断传来单调的旋律，它感心动耳，回肠荡气。这一回，约瑟芬，是你停了下来。你害怕了，你犹豫了。而我，你的妹妹，却毫无惧色，我催促你走完这最后的几步路，来到了茅屋门前。

我们在阳光下奔跑了半天，这会儿象是瞎子，只能模模糊糊地辨出几个人影，他们在茅屋中间围成一圈，席地而坐。

“不要害怕，漂亮的克里奥尔人^①，过来，走近点！”

厄菲米亚向我们发出了邀请，听声音她还年轻，语气略带点逗乐的意味。可我们两人谁也动弹不了。

“来吧，过来，我的美人！我不会吐出毒蛇的，你们脚下也不会出现深渊，我向你们保证。过来吧，让我好好看看你们。”

噪音悦耳动听。这时，我们的眼睛已适应了周围的黑暗，也辨清了屋内的人影：三十来个男女，清一色黑人，围坐在席子上。我们一出现，他们就停止了念咒，呆呆地坐在那里，眼睛望着前方的地面，只有一个女人抬起头，凝视着我们，她就是厄菲米亚·达维。虽然她盘膝而坐，蜷曲着身子，我们仍能看出她是高个子，准确地说，是个瘦高个儿；深褐色的脸上长着非常奇特的鹰钩鼻，眼睛淡淡的，这可能是从她的爱尔兰父亲那里继承下来的。她轮番仔细地打量我们，突然，一阵恐惧使她那张光滑的、汗流得油光光的脸庞变了形，她的身子也蜷曲得更厉害了。

“你们需要什么，小姑娘？怎么会到这儿来的？”

她的嗓门降了八度音，呼吸短促了，说话也加快了。

约瑟芬顿时恢复了常态，回答道：

^①安的列斯群岛等地的白种人后裔。

“想知道未来。到处传说您能预卜未来。”说话间，她把礼物放到厄菲米亚跟前：一袋咖啡，一条圆锥形糖块。“我想知道我心爱的男人是不是永远爱我，我会不会同他结婚。”

能洞悉时间之魔力和奥秘的厄菲米亚，此刻她脸上的神情变得严肃起来，双眸凝视着约瑟芬，仿佛要把她的心看透似的。

“年纪轻轻的，怎么就对未来这样感兴趣了。”她喃喃地说，象是在自言自语。“难道你对现实还不满足吗，小姑娘？”

“我想知道！”约瑟芬执拗地小声说道，声音里仍然流露出

不安。

“既然你这样坚持，小姑娘，那我就实情相告吧。不过，你要知道，这跟你的愿望不一定相符合。”

女预言家的声音变得又尖又细，宛如天上的神笛，一字一句地吹奏出神谕。

“不错，确有一个栗色头发的外国人，一个英国人在想着你。他爱你，你也爱他。可是，你要知道，你永远也不会和他结婚的。请相信我，你这个梦想，还是趁早把它放弃的好……不过你放心，你还有别的梦可做，尽管你现在想象不出来，到时候它就会变为现实的。啊，我看见了一个金发男子，他现在还属于你们家的一个女孩子，不过她很快就要死的。而这个男子将会成为你第一个丈夫。”

厄菲米亚抓住约瑟芬的双手，入神地端详她的手心。

当她再次开口时，她用一串串清亮的音符唱出了一个奇妙的预言：

“你一生将结婚两次。你的第一个丈夫会带你到法国去定居。你在那里将过上几年幸福的日子，不过，你们很快就会分

道扬镳。他会悲惨地离开人世，给你撇下两个孩子。你的第二个丈夫身材矮小，默默无闻，而且家境清贫。然而，他会成为举世瞩目的人物，会驰誉天下，征服许多国家。他要让你同他一起登上权力的顶峰。你会成为……王后。”说到这里，厄菲米亚稍停片刻，接着又说下去，仿佛在她那浅色的眼睛深处，最终的图像已经显形：“不，不是王后……比王后还要尊贵。是的，你的地位要高于王后。不过，当你浑身金光灿灿，驰名天下时，你常常会缅怀今天在这里，在马提尼克岛所过的甜美而平静的生活……遗憾的是，我还看见，在你名扬四海后，却会遭到遗弃，孤独地离开人间。”

说到这里，厄菲米亚缄口不语了，耷拉着脑袋，仿佛被占卜搞得精疲力竭似的。而她面前的约瑟芬却惊得目瞪口呆，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宛如一尊泥塑。

我听完了这一切，丝毫没有感到震惊。我急于想知道，厄菲米亚在看过我的手相后会编出什么样的胡言乱语来。于是，我挑衅地向她走去，把我的手心递给她看：

“您看我将来会怎样？看了就说给我听听。我啥也不会相信的，但您一定得跟我说。”

厄菲米亚缓慢地抬起头，端详着我。她抓过我递上去的手，紧紧地握住，却不看一眼。她的脸上挂满了汗水。我笑着向她发出新的挑衅：

“您啥也没看见吧。”

她慢悠悠地向后仰起头，双目紧闭，又恢复了其所特有的洪亮的嗓音。在厄菲米亚的口中，命运好似一件金银器皿，在话语的轻轻叩击下，发出铿锵的声音。

“过几年，你父母要送你到法国去。在一次旅行中，你乘坐

的船会遭到海盗的袭击，你将被他们虏走。在一次海难中你将死里逃生……你……你会唤起一个不幸的君主的爱情。你还会有一个儿子……啊！太奇怪了！你这个儿子实际上不是你生的，也不是这位君主的。这位君主的统治将满载荣誉，然而我已看见他御座的台阶上鲜血淋淋，他会遭人谋杀。而你自己，却会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但不会名扬四海，不会得到公开的承认。你生活在一个豪华的宫殿里，与世隔绝，永远也不会离开那里。”

厄菲米亚松开我的手，疲惫不堪的身子向前弯曲着，看样子再也吐不出一个字来了。

我们这两位未来的王后，气喘吁吁地向塔谢·德·拉帕热里夫妇家急奔而去。塔谢夫妇是约瑟芬的父母。我们本想从侧门悄悄溜进屋，回到我们的卧室。上床躺下，以逃避任何惩罚。不幸的是，午睡时间已过，我们中午溜出去一事已被发现。哪里有厄菲米亚许诺的豪华和荣誉？等待我们的是狂风暴雨般的报复。我的黑人女仆齐娜站在我的卧室中央，双手叉腰，那神气俨然在进行最后的审判。我的脚刚迈进房门，她的问题不啻雹子劈头盖脑地向我打来：“你上哪里去了，坏孩子？外面热得要命，你为什么出去？怎样出去的？为了什么？同谁？”

齐娜连气也不喘一口，她的责备和威胁的话语象连珠炮似的放了出来：

“你看谁家的小姐一个人在野地里乱跑！你把你可怜的齐娜吓成这个样子！该觉得惭愧了吧！我得去禀告先生和太太，让他们送你到寄宿学校去！你的表现倒象个奴隶的孩子！”

齐娜年方十九，身材苗条，体态优美。我刚出生她就跟随我了。她身兼数职，既是我的教师，又是我的仆人和心腹。她对

我向来忠心耿耿。一定是我错误太严重了，要不，她不会骂我是奴隶的孩子的。这样的责骂出自她的口中，算是最严厉的了。

这一次我可不听她的训斥了。我趾高气扬地反驳道：

“随你的便吧！不久我就要统治一个大帝国了。到那一天，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而你得对我服服帖帖！”

我不假思索，叙述了那则令人难以置信的预言：海难、海盜、王位、爱情、荣誉和鲜血。齐娜的眼睛瞪得大大的，死死地盯着我看，好象我被魔鬼附了体似的。

“可怜的孩子！太阳把她的脑袋烤糊涂了。”

就在我和齐娜大吵大嚷的时候，约瑟芬和她的母亲也在进行类似的争吵。塔谢夫人已风闻我们中午溜出去了。我们对厄菲米亚的私访，将来我们两人都要成为王后的预言，这些都不能平息塔谢夫人的怒气，因为每天午睡后她的心情总是格外暴躁。

“请你讲话象个名门闺秀的样子，不要讲这种黑人的语言。”塔谢夫人大声吼道，气愤得喘不过气来。“天气这样热！上那个黑巫婆家去！那儿尽是黑奴和毒蛇！还让她给你算命！更荒唐的是，把小埃梅也拉去了！她是我们家的客人，才是个八岁的女孩子！你总该认识到你的荒唐行为了吧！你疯了，可怜的孩子！瞧这孩子疯了！这孩子把我们大家都气疯了！”

我们这种令人不可思议的越轨行为气得塔谢夫人七窍生烟，她召来了全部人马，准备开庭审讯。这可是货真价实的法庭，设在客厅里，待会儿我和约瑟芬就要出庭应审。法官有：约瑟芬的母母亲塔谢·德·拉帕热里先生和夫人，我的母亲，跟

着我的几个妹妹，当然还有我的父亲。我注意到，我父亲脸上流露出一种难以抑制的快乐神情。在我们的判官中，惟独他是一个素性宽容的人。

说真的，我们刚才犯的错误确实是令人发指的。让厄菲米亚看手相构成了双重罪，因为相信她的话，就意味着我们不仅背叛了宗教，也背叛了我们的社会准则。

约瑟芬眼泪汪汪，身子不自然地摆动着，双手不停地卷弄着白裙子，回答问题语无伦次。而我却勉励自己昂起头来，挺直腰杆，象未做亏心事的人那样，保持沉默。

“你，将比王后还要尊贵；而埃梅，将成为一个帝国的女皇！这样的无稽之谈，亏你们还会相信！”塔谢夫人嚷道，“我不知道谁更应该挨鞭子，是你们两个小疯子，还是那个装神弄鬼的厄菲米亚·达维！”

听到这句话，聚集在客厅深处的黑奴恐惧了，低声地议论开来。鞭打萨姆迪男爵的女儿厄菲米亚，这怎么得了！

“对，我就是派人去用鞭子抽她！”塔谢夫人重复了一遍。她真是气疯了。

她这是在气头上，可是约瑟芬却没有骨气，想用好听的话劝她息怒：

“可是妈妈，我根本就不相信。您尽管放心，这纯粹是闹着玩的。我知道，这些话不过是无稽之谈和谎言。”

啊，叛徒！我知道，她这样说，是因为她不愿意相信不能嫁给她的威廉·弗拉泽；可是我全然瞧不起她，我憎恨她！为了换取这点让步就抛弃了我们的美梦，抛弃了厄菲米亚的预言。我冲着舅妈，冲着他们大家，大声嚷道：

“可是我相信！”

这时候，我看见父亲俯身同母亲嘀咕了几句。对我这种傲慢无礼的态度，总得给予一定方式的回击，况且，这场审判就是为了严厉地惩罚我们，既然如此，妈妈只好不无遗憾地宣布：

“不管怎么说，我们这位未来的女皇今天只能啃干面包，喝白开水了。”

“你们完全可以惩罚我！有朝一日我却要统治一个帝国，到时候你们为我骄傲都来不及哩！”

“固执得象头驴！”我父亲哈哈大笑，给我下了个结论。“我们的老祖宗皮埃尔·迪比克恐怕不会责备她的。这女孩子倒是一个真正的诺曼底人！”

这就是我的父亲，慈祥而宽容。当他看到迪比克家族的某些特征，犹如泉水从他后代身上涌出时，感到由衷的自豪。正是这些特征为迪比克家族带来了力量和财富。

他津津有味地向我们讲述了这位皮埃尔·迪比克的丰功伟绩，以及他那堪为楷模的平步青云。他是我们这个家族的不祧之祖，在我眼里，他成了神话般的人物。这位出身贫贱的诺曼底人，刚满十四岁便从戎入伍，为国王，更确切地说，为法国当时的统治者黎塞留红衣主教打了几年仗。之后，扛着中尉的军衔回到了家乡。同佩剑贵族过从甚密，使他变得野心勃勃，战争又助长了他身上的好斗本能，因而有一天，他借故向一个名叫德·皮安库尔的骑士寻衅闹事，挑动他进行决斗，最后终于把他杀死了。

然而，众所周知，黎塞留红衣主教早就下令禁止决斗了，谁违反他的法令，谁就要遭到严厉制裁。要逃避惩罚，皮埃尔·